

# 《平贵别窑》（一名：《平贵从军》）

## 主要角色

薛平贵：生

王宝钏：旦

## 情节

薛平贵因在外揭下皇榜，至红纱洞中，降伏红鬃烈马，有功入朝，唐王特加升赏，先封后营都督府，旋被王允一本，改为马前先行。恰巧西凉国造反，下来战表，朝廷命将出师，遂命薛平贵隶属魏虎，随营为马前先行，克日起行。薛平贵即回窑别妻，王宝钏方守候平郎回来，先闻立功得官，颇喜，及闻欲出从征，不禁大惊，彼此流泪相对，说不尽生离之苦。

## 注释

因忆唐人诗中，“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之句，闺中少妇尚如此，何况窑中少妇，且在临歧握手，阳关未唱之前哉，此剧情致，颇足感人。

按此剧在《三击掌》之后，《探窑》之前，为薛平贵从军别妻之事。《红鬃烈马开国传》及《彩楼记》传奇全本中，均有此节，全剧自王三姐宝钏，在窑中盼候平郎回家起，出场即有一段正板二黄唱工，演至夫妻洒泪分别，薛平贵听得第三声发兵号炮，慌忙上马急行为止，后半本夫妻依依不舍，对唱几段哭板，尤为凄婉动人。

## 根据《戏考》第三十六册整理

### 【第一场】

（王宝钏上。）

王宝钏（引子） 富贵贫贱天注定，岂知由天不由人，

（王宝钏坐。）

王宝钏（念） 身坐窑内心烦焦，父亲空枉保当朝。厌贫爱富古来少，夫妻赶至在寒窑，  
（白） 奴家，王氏宝钏。可恨爹爹，嫌贫爱富，与我击掌，因此赶出相府，来在窑中居住。思想起来，好不凄惨人也。

（二黄慢板） 王宝钏坐窑内泪痕双标，  
我的父空作了一品当朝。  
嫌贫穷爱富贵世间真少，  
反把那父女情一旦相抛。  
耳边厢又听得锣鼓喊噪，  
想必是奴的父来到寒窑。  
我只得在门前将人盼瞧，  
西北风吹得我透骨寒烧。  
我这里回窑内将门闭了，  
等候了薛平郎转回寒窑。

（王宝钏下。）

### 【第二场】

（薛平贵上。〔四击头〕。薛平贵起霸。）

薛平贵（念） 头戴金盔一点红，身穿铠甲响玲珑。红纱洞降烈火马，唐王驾前立大功。  
（白） 俺，姓薛名琼，字平贵，大国长安人氏。只因红纱洞内，出了妖魔伤人，唐王出下榜文，有人降得此怪，高官任做，骏马任骑。是俺前去揭了榜文，前去降妖。哪知道是一匹红鬃烈马，被俺将它擒住，前去见驾，唐王见喜，封我后营都督府。可恨王允，上殿参奏一本，将都督府改为马前先行。谁知西凉下国，打来连环战表，要与我主争斗江山。那时圣上，命苏龙、魏虎挂帅，命俺以为

马前先行。此番征战西凉，不知三年五载，我不免赶回寒窑，与三姐一别。王允吓王允，俺此番征战西凉，若有寸箭之功，回来定不与你干休！

(西皮导板)  
(西皮摇板)

王允奏本心太惨，  
与我结仇为那般。  
降了烈马佩鞍辔，  
唐王封俺都督官。  
西凉下国贼造反，  
王允上殿把本参。  
苏龙、魏虎挂了帅，  
平贵倒作了先行官。  
我这里催马往前赶，  
来在窑门把马拴。  
忙将寒窑门扣响，  
叫声三姐快开门。  
(白)  
三姐开门来。

王宝钏 (内白)  
(王宝钏上。)

王宝钏 (西皮摇板)

忽听窑外有人捶，  
想必平郎转回归。  
用手开门来观看，  
为何这身荣耀回？

王宝钏 (白)  
薛平贵 (白)  
王宝钏 (白)  
薛平贵 (白)

吓，平郎回来了，  
回来了。  
平郎，哪里来的这身荣耀？  
三姐哪里知道，只因红纱洞中，出了妖魔伤人。唐王出了榜文在外，有人降了妖魔，高官任做，骏马任骑。是为夫的揭了榜文，前去降妖，谁知乃是一匹红鬃烈马，是我将它降住，唐王见喜，封我后军都督府。

王宝钏 (白)  
薛平贵 (白)  
王宝钏 (白)  
薛平贵 (白)

恭喜平郎。  
且慢，这喜中有变！  
怎样有变？  
可恨你父，上殿参奏一本，将我后营都督府，改为马前先行。谁知西凉下国造反，圣上命苏龙、魏虎挂帅，命我做他先行，此番前去，不知三年五载，因此回得寒窑，与三姐一别。

王宝钏 (白)  
薛平贵 (白)  
王宝钏 (白)  
(王宝钏气椅。)

薛平贵 (白)  
王宝钏 (西皮导板)  
(三叫头)  
(西皮摇板)

三姐醒来！  
听他言唬得我心惊胆怕，  
平郎！我夫！吓夫吓吓！  
恨爹爹害平郎启奏皇家。  
父好比秦赵高指鹿为马，  
父好比汉萧何私造律法；  
父好比奸曹操进宫迫驾，  
父好比毛延寿怀抱琵琶。  
身为了宰相家全不怕被人来骂，  
害平郎赶女儿所为哪般？

薛平贵 (白)  
(西皮摇板)

三姐吓！  
说什么秦赵高指鹿为马，  
说什么汉萧何私造律法；  
说什么奸曹操进宫迫驾，  
说什么毛延寿怀抱琵琶。  
你的父与平贵把仇结下，

王宝钏 (西皮摇板) 苦害我薛平贵所为哪般?  
对着相府高声骂,  
害得我夫平郎难以归家。

薛平贵 (白)  
(西皮摇板) 哎呀!  
耳边听得号炮炸,  
想必是魏虎贼把兵发。

王宝钏 (西皮摇板) 辞别三姐把马跨,  
扯住衣衿不松开。  
你要走来将奴带,  
平郎夫吓!

薛平贵 (西皮摇板) 苦苦拉我为何来?  
王宝钏 (西皮摇板) 此去定有三五载,  
你把为妻怎安排?

薛平贵 (白)  
(西皮摇板) 三姐吓!  
三姐不必泪双流,  
平贵言来听从头:  
十担干柴米八斗,  
你在寒窑度春秋。  
守得我来你就守,  
守不得我来把我丢。

王宝钏 (白)  
(西皮二六板) 夫吓!  
平郎说话莫来由,  
妻子言来听从头:  
马备双鞍路难走,  
女嫁二夫骂名流。  
三年五载将你守,  
富贵荣华一旦丢。  
守得不过你也要守,  
饿死寒窑不回头,  
薛平贵 (西皮二六板) 好个三姐世少有,  
落下美名万古流,

(中军上。)

中军 (白) 平贵听令: 元帅身坐教场, 连点二卯, 再有一卯不到, 按军令示刑。  
(念) 将军不下马,  
薛平贵 (念) 各自奔前程。

(中军下。)

王宝钏 (白) 适才何人到来?  
薛平贵 (白) 中军到此, 言道元帅身坐教场, 连点二卯, 再有一卯不到, 要按军令示刑。  
王宝钏 (白) 几时起程?  
薛平贵 (白) 即刻起程。  
王宝钏 (白) 为妻送你一程。  
薛平贵 (白) 有劳三姐。  
王宝钏 (白) 夫吓!  
(西皮摇板) 手挽平郎出窑门,  
薛平贵 (西皮摇板) 平贵带过马缰绳。  
王宝钏 (西皮摇板) 你往西凉身保稳,  
薛平贵 (西皮摇板) 你在寒窑守孤灯。  
王宝钏 (西皮摇板) 但愿旗开早得胜,  
薛平贵 (西皮摇板) 自有书信到窑门。  
王宝钏 (西皮摇板) 送夫送到西河岸,  
(白) 呕呀!  
薛平贵 (西皮摇板) 叫人难舍又难分。  
王宝钏 (西皮摇板) 空中降下无情剑,

薛平贵 (西皮摇板) 斩断夫妻两离分。  
王宝钏 (西皮摇板) 流泪眼观流泪眼,  
薛平贵 (西皮摇板) 断肠人送断肠人,  
王宝钏 (西皮摇板) 王宝钏舍不得薛平贵,  
薛平贵 (西皮摇板) 薛平贵难舍妻宝钏。  
王宝钏 (白) 呕呀!  
(西皮摇板) 夫妻们分别难得见,  
(白) 夫吓,  
薛平贵 (西皮摇板) 实实难舍夫妻情。  
(内鼓声。)  
薛平贵 (白) 哎呀!  
(西皮摇板) 耳边厢听得鸣锣鼓,  
莫不是魏虎把兵发。  
辞别三姐把马跨,  
(王宝钏哭。)  
薛平贵 (白) 三姐, 为丈夫去了!  
(薛平贵推。)  
薛平贵 (西皮摇板) 得胜回来转回家。  
(薛平贵下。)  
王宝钏 (白) 平郎, 吾夫, 吓夫吓!  
(西皮摇板) 一见平郎上能行,  
不由妻子挂在心。  
将身就把寒窑进,  
只等得胜报喜音。  
(白) 吓夫吓!  
(王宝钏哭下。)  
(完)